白皮书 · THE WHITEPAPER

Fieldano Durano

这份文档不是手册，也不是宣传册。它陈述我们相信什么、构建了什么、对托付数据之人承诺什么、以及我们不做哪些事。一个请求你信任的系统，欠你一份用平实语言写成的理由。

ICI · v1.0 · 2026 年 9 月

WHITEPAPER FIELDANO

目录

第一章 · 我们为何写这本书 3

第二章 · 时代变了 4

第三章 · 我们相信什么 5

第四章 · 我们构建了什么 6

第五章 · 为谁而作，不为谁而作 7

第六章 · 我们承诺什么，不做哪些事 8

第七章 · 终局 9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

CHAPTER 1 — WHY WE WROTE THIS

第一章 · 我们为何写这本书

ICI 只为一类工作构建软件：理解其他组织。不是管理它们，也不是监控它们，而是理解：谁在其中、他们彼此如何关联、他们做过什么、他们接下来可能做什么。

这份文档不是手册，也不是宣传册。它陈述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构建了什么、我们对托付数据之人承诺什么、以及我们不做哪些事。我们为 ICI 内外的所有人写下它——同事、客户、伙伴与未来的批评者——因为一个请求你信任的系统，欠你一份用平实语言写成的理由。

如果你的工作涉及认识另一个组织里的人——与他们谈判、向他们销售、向他们采购、审查他们——这份文档写的就是你。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

CHAPTER 2 — THE ERA HAS CHANGED

第二章·时代变了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理解世界是一种贵族式的劳动。当一家大商行或一家工业公司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它要为此花费一代人的时间。丰田走向世界用了数十年，人在每个市场中亲身驻守，以脚步丈量世界、以一次一段关系地经营积累。如此昂贵的知识，按其定义，只属于少数人。

然后是印刷地图的时代。走过这条路的前人递给你一张地图，剩下的路自己走。更好了——但那终究是别人的地图，为别人的旅程绘制，而非为你。

中国传统里有一句古话——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出自一位宋代学者：少年时，我为经典作注；成熟后，经典为我作注。人以向世界学习开始，以驱使世界为我所用、并以对世界有用而成熟。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前者到后者的跨越需要数十年，而对大多数人，它从未完成。

变化就在这里。算力、大语言模型，以及向量空间寻址——按含义而非按名称找到事物的能力——让认知的成本坍缩了。今天，每个人出发时都可以携带一张比旧世界任何机构所拥有的都更精密的地图。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绘制自己的地图。

但一张留不住的地图不是你的。过去二十年的平台把这种新能力的碎片分给人们，地图本身却留在平台手里。你看过什么、珍视什么、打算回头再看什么——你注意力的结晶——被收割，被丢弃，因为它从未被设计为属于你。

我们相信，下一个时代由一个简单的倒转定义：地图属于走路的人。数据主权不是一项法律功能，而是其余一切立于其上的地基。当每个人都能握有自己的地图、留住它、并自主决定何时分享，每个人的上限随之抬高——每个人的下限也得到更好的保障。

ICI 为这个时代而生。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

CHAPTER 3 — WHAT WE BELIEVE

第三章 · 我们相信什么

认识。建立。成就。

我们的训言是八个汉字，出自两部古老典籍。前四字——知己知彼——出自《孙子兵法》。后四字——立人达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出自儒家。

两千年前，知彼是为了胜彼。我们相信这个目的已经过时。即便在商业中，“赢得交易”的说法也多半是虚构——严肃的生意不是战争；在一个挨饿的人越来越少的世界里，需要你死我活的交易也越来越少。今天，知彼服务于另一个目的：相互理解，让竞争让位于更好的东西。多见人，多喝咖啡。提高你的标准，也让我们提高我们的标准。这就是这八个字在本世纪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不该彼此为敌，而该彼此帮着看清世界。朋友问起我们不认识的货，我们直言不认识——然后帮他找到最近的货源在哪里、向谁买、怎样的价格算公道。我们相信：每个人认识每个人，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径，会让整个世界更接近它的最优配置。这个信念不是装饰，它是一切产品的设计原则。

你的数据是你的。这不是一项政策，而是架构本身。你在我们的系统里收集、创建、推断出的一切都归属于你——可携带、可长存、在我们之外仍然成立。一个真正相信这一点的系统，必须建成这样：它可以失去你这个客户，仍然尊重你这个所有者。我们的系统就是这样建成的。

心怀无我，铸就真我。一个人在我们系统中的旅程，从观察世界走向被世界看见。先是怀抱无我——观看、记录、理解，不作表演；而后铸就真我——一份关于你是谁的记录，任何平台都拿不走，因为它从来就不属于平台。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

CHAPTER 4 — WHAT WE HAVE BUILT

第四章 · 我们构建了什么

我们构建了两个系统，而它们在底层是同一个系统。

fieldano 面向组织。最简单诚实的描述是：我们在一张活着的组织地图之上，重建了办公套件。每个在组织里工作的人都需要四样东西——管理自己任务与时间的工具、关于人与组织的共享记忆、构建与表达自我的空间、对内对外的沟通渠道。几十年来，它们是四个互不相通的产品。我们把它们合而为一，并让它们立于一个此前谁都不曾拥有的地基之上：组织架构图——不是一张静态图表，而是对你打交道的任何组织的、持续丰富的活图景。

fieldano 的第一项能力是编制。它从公开来源出发，快速拼装出一个外部组织的内部结构：谁与谁相关，沿着职能、头衔与地域，把一维的名单变成一张二维的图，呈现这个组织实际如何运转。我们对自己要求的体验是：走进会议室前五分钟，关于桌面那家公司与那个人的全部已知尽在你手中。

第二项能力是记忆。笔记、日程与往来通信沿一条时间线组织——一种员工离职也不会遗忘的组织记忆，且存续愈久，价值愈增。

有一条纪律贯穿始终：未经人工核实的信息，绝不显示为已核实。每一条事实都携带它的来源——已确认、单一来源、多来源、或有争议。机器的编制与人的判断，绝不允许看起来一模一样。对系统的信任，始于系统从不在“它如何知道”上说谎。

在底层，是三条原则，此处只陈述、不展开细节：数据结构开放且有文档；历史仅追加——修正被添加，从不被覆盖；身份锚定于带外部时间戳的密码学事件日志，使记录可以被证明在某一时刻已然存在、未被改动。你不需要理解其中的数学。你只需要知道它在那里，并且可以检验。

durano 面向个人，是同一信念的个人那一半。社交平台是不错的舞台；durano 是舞台之下的保险库。把重要的东西——一张截图、一条笔记、一份工作记录——永久保存，按含义检索，封存防改，并通过一个普通的浏览器链接分享，任何人无需安装任何东西即可打开。你保存的始终是你的；它离线可用；它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持续经营。一位匠人十年间每天发布一张诚实的维修照片，他所拥有的，是任何精心打磨的展厅都无法比拟的东西：一段不间断的、可证明的存在记录。证明你强大很难；证明你存在应该很容易——而它是一切其余事物立于其上的地基。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

CHAPTER 5 — WHO THIS IS FOR, AND WHO IT IS NOT

第五章 · 为谁而作，不为谁而作

它为这样的组织而作：组织里有人以理解其他组织为业。谈判者、销售者、采购者、审查者、法务。任何跨出自身边界打交道的组织都有这样的人——组织是分层的，即便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公司，也依然雇用着以与其他人隔桌相坐为业的人。只要你的组织里存在这样的工作，你就需要这一类工具。它是不是我们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一类工具本身，对你不是可选项。

用好它要求你两件事：在乎自己——足以持续积累并复利你自己的知识；也在乎世界——足以想去理解与你打交道的组织，而不只是从它们身上索取。

一个必要的提醒：我们不是 CRM

这句话必须说清楚，因为人们总是这样以为。CRM 为一个数字而生——销售管道、销售预测、销售配额。它之中的一切，包括所谓的客户记忆，都始于并将终于一笔待成交的交易。fieldano 不包含那套机器。这不是一种姿态，也不是同一件事的高科技说法：配额功能在我们的产品里不存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如果你在用 CRM，继续用。如果有一天你选择通过接口把 fieldano 的数据喂给你的 CRM，那是你的配置自由——这是允许的。但请注意方向：你的 CRM 可以消费你所知道的，但它永远不定义你所知道的。

所以对每一个来问的人，我们都说同样的三句话。它不是 CRM。它不会帮你卖得更快，也不会帮你卖得更多。它做的事更安静：它消除低级失误——忘掉的名字、错过的关系、毫无准备走进的会议室；它帮你更早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人，并提升你与他们共事的质量。它做的就只有这些。这并不是小事。

其余的属于你。你是谁，只由你决定——我们的工作，是让世界终于得到一幅关于它的准确图景。

这个工具不适合所有人。如果你的市场由一段既有的关系定义——某位在要害部门任职的叔伯——你不需要理解世界，世界也不会让你走出那位叔伯的范围；别人也有自己的叔伯。如果你用技术覆盖一个市场、从不需要知道楼里是谁，你同样不需要我们。如果你只在有东西可收割时才来，没有时便无意认识任何人——你已经有了一件工具，它叫 CRM，而且它服务得很好。我们为这三者的反面而生。

我们说得这样直白，是因为一件声称适合所有人的工具，通常不适合任何人。从 fieldano 获益最多的组织共享的是一种姿态，而非一个行业：他们预期与同样的对手方打交道许多年，他们知道理解会复利，并且他们打算在复利兑现时仍然在场。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

CHAPTER 6 — WHAT WE PROMISE, AND WHAT WE DO NOT DO

第六章 · 我们承诺什么，不做哪些事

信任不是请求来的，是构造出来的。以下承诺，就是我们的架构围绕之构建的东西。

你的数据是你的——法律上、物理上、且可证明。我们的生产系统始于法兰克福，在 GDPR 之下——但承诺的是标准，不是地址：无论我们的基础设施未来延伸到哪里，GDPR 级别的保护都随你的数据同行。每个客户组织持有自己隔离的数据空间；我们不卖数据、不做数据经纪、不在客户之间混合数据。你从第三方购买或导入的数据，仍由你与它们之间的约定管辖。你可以近乎连续地把完整数据集同步到你选择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的服务有负于你，你可以切换到自己的副本继续工作。如果你的订阅到期，软件在宽限期内仍为你打开，数据以开放且有文档的结构随你离去。我们把自己设计成可以离开的。一个对自己的价值有信心的系统，不需要扣留它的客户作人质。

被遗忘权是真实的，不是作秀。当一个人正当请求删除时，记录即被销毁——系统仅保留一个密码学标记，防止同一条记录被悄然重组。删除通过与其他一切相同的同步机制，传导到你自己的副本。机器负责记住；宽恕留给人类——恢复永远是一项人的决定，有记录，有理由。

在向你要求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先敞开自己。我们自己的组织地图，向我们打交道的任何人开放。我们所持有的关于他人的信息，由公开来源与我们自己的理解编制——绝不涉及个人敏感类别；这些类别在我们的系统里没有字段，将来也不会有。

任何人都不被简化为一个分数。在我们系统中，信任以证据、历史与佐证表达——绝不是一个附着在人身上的数字。未知不等于不可信；未知就是未知。我们认为用单一维度给人打分的现代习惯既懒惰又危险，我们拒绝构建它。

我们接收记录，我们不制造记录。没有机器人加入你的会议。未经你主动发起，不会以你的名义记录任何东西。你选择记录的，属于你；你选择不记录的，不存在。

我们的定价只有单向的公平。与早期客户约定的条款，在他们与我们同行的期间始终有效；我们境遇的改善，绝不追溯计费给最早信任我们的人。

以及一份简短清单，列明我们不做的事：我们不出售或出租数据；不承载广告；不向脚本化访问开放我们的推理模型；不扫描你私人保险库的内容——审核只存在于你选择公开某物的边界上；不构建、也不允许他人借我们之手构建全球公共人物数据库。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

CHAPTER 7 — THE ENDGAME

第七章 · 终局

我们预计自己的功能会被复制。功能是任何系统中最难防守的部分，也是最不重要的部分。无法被复制的，是一种存续愈久愈真实的结构，和一种让诚实成为最便宜策略的激励安排。

互联网自己选择路由，穿过那些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每个人的网络——自治系统，在开放协议之下彼此对等互联。我们相信，组织正在走向同样的形态。每个组织都是自身知识的主权网络；每个人都携带自己的地址。主权不意味着孤立——它意味着连接经同意而发生、在平等者之间发生、且可以被撤回。这个未来的管道已有名字：密码学身份事件日志、带时间戳的锚点、开放的数据结构。它们今天就存在于我们的系统之中；此处只述原则、不述细节，因为细节可以检验，而原则才是要紧的。

当组织能够证明自己所知、并选择自己所展示时，信任的梯度自然显现：一方主动披露得越多，其披露与世界可验证之处的吻合越高，它就越可信——无需中央裁判。

这套结构的治理权不由我们保留。开放格式及其演化规则，注定归于一个独立的非营利基金会。对共享规则的修改公开提出，按贡献而非资本计权，并对任何单方——明确包括我们——设有硬性上限。而最终的保障不是投票，是退出。因为数据结构开放、数据可携带，任何认为我们配不上的人都可以离开，或构建一个更好的兼容工具。可以被抛弃的权力，是唯一值得信任的权力。

这份文档中的一切，最终都回到八个字——从两本古老的书中走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知己知彼，立人达人。

© 2026 ICI 保留所有权利